

宋文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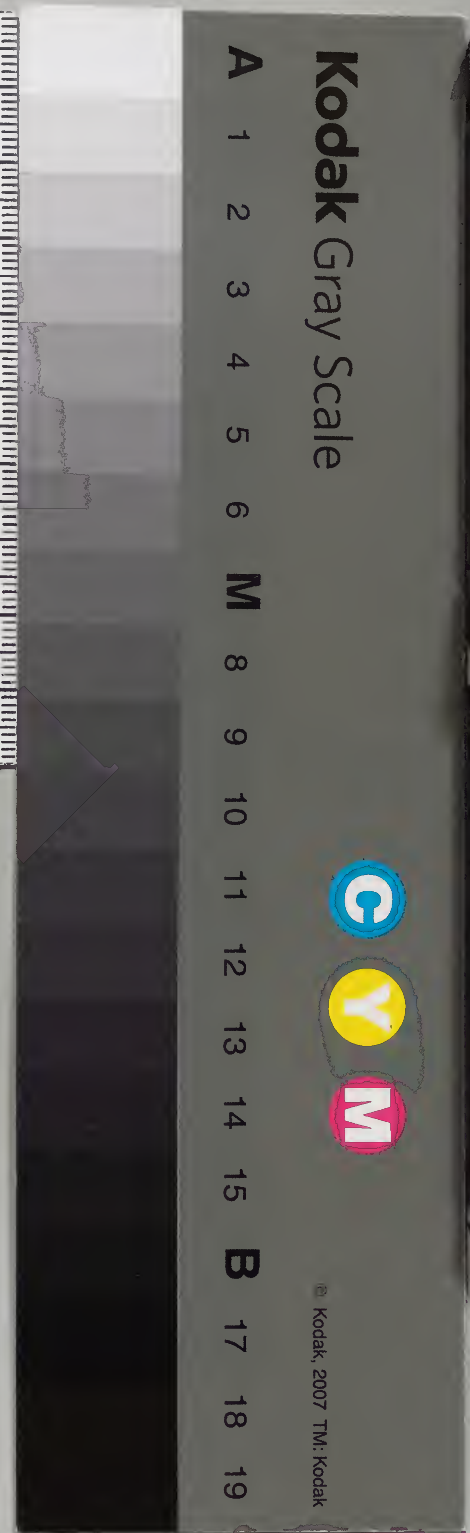
序論
九十一之九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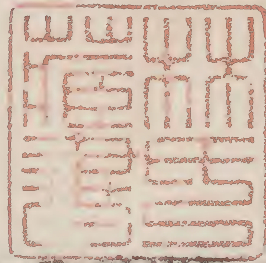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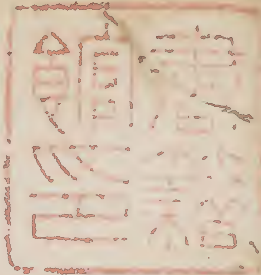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八	三	二
一	二	七	函
一	四	架	冊
四	八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三	二
一	二	七	函
一	四	架	冊
四	八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30)		
函號	362	43	

三十一





宋文鑑卷第九十

序

後周書序

良方序

縣法序

易傳序

春秋序

羣居治五經序

送焦千之序

送趙希道序

南曲集序

後周書序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五篇唐之孤德蔡請撰

淺草文庫

王 安國

沈 括

呂 惠卿

程 頤

程 頤

龔 鼎臣

劉 攽

潘 興嗣

王 震

王 安國

次而詔德業與陳叔達庾儉成之 仁宗時出太清樓
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
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幸官而臣等始預
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
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
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及也
卧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
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誦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
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
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
章淳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為變一時士大夫之制
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以百奚患不成雖然非
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誑於人則

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
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
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 霸之異而至於誦已任人則
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
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美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
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
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
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以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
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
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
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
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
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取

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騫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堂廟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脉為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遠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揅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

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眾人此人事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少煮有不以少煮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煮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小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勒情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為易知複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

為不足又以衆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所未言人情所不測者庸石而不亂者有濡咳則顛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如雪人之欲酸者無過於振二酸相濟宜其酸而反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知嘔利為大變故人人知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

不知藥之有相使
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
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
取者漆之於人有終日搏鹿
有焉知他藥入於人無似之
食猪魚以生北人食猪魚以
如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
明矣以醋為未足又益之以
口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
則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
性而嘔此色為易見味為易
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
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

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論也
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
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蛾雞
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日麝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
斤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人藝茶
畦稻一溝一壟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况藥之
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肓燥濕之異稟
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
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
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
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
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
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

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
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
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
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
能必良哉一觀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
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
云耳篇無次序隨侍隨注以與人抄道貴速故不假以
伏待完也

縣法序

呂

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
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
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師法
雖工官猶莫不然况於為數萬戶之縣而當古一國之

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民事，皆諮訪焉。既盡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

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泐淋流而六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言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道亨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
道平二帝而上聖賢出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
子丑寅之建正定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
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
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
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
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
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替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
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
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
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
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
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
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
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
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
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
之蘊奧庶幾學其得其門而入矣

羣居治五經序

龔

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祿政事，卒不論經義，故以傳誦為已。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挾剔其詞，引為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鼓，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予常病焉。會鄴郡嗚，子堅、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直、四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以室之中，講正誦醇仁義之言，復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既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者，誠為顛愚者發爾。

善為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其於聖人之言為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千之序

劉

效

效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衛卒，游徼胥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役，贍愚無智，貪詐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營僞僂辱安以為已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

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禘祭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教倉以賙貧之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策

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王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雖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大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為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嘗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為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為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

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欄如濤橫流逆奔吞嚼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白怪出没汹涌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鄒落敢言今乃為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甌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迺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胷中矣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

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勢為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拱

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遇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薦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口試即入院方除自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節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勅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懸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宋文鑑卷第九十

宋文鑑卷第九十一

序

正蒙序

仁皇訓典序

熙寧太常祠祭摠要序

仁宗御書後序

茶經序

中庸後解序

進策序

揚州集序

集端圖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正蒙序

范育

范祖禹

楊傑

陳師道

陳師道

呂大臨

秦觀

秦觀

張耒

范育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為禮官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浸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碎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適將取訾於未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

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問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滅也故為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為法以空為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為為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

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夫為是言者豈得已哉以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為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為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揚朱墨程矣若浮屠者亦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關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首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而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凝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

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潘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准推而放諸無形而准推而放諸至動而准推而放諸至靜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人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為之叙泣血受書二年不能為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為夫子言乎雖然爵火之微培壤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其盛者為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為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定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 宋受天眷命 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 大聖堯舜傳賢不是過也 太宗繼文海內為一 真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 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尤有天下四十二年 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出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

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可以為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取其子孫可守以為成憲也洪惟 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 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為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正觀政要 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 神宗時亦論次兩朝之事 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 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 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 仁宗言為謨訓動為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

謹錄天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為六卷名其書曰 仁皇訓典以助眷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祖禹昧死謹上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太稷太一九宮臘蜡為大祀文宣武成風師兩師先農先蠶五龍為中祀壽星靈星中霽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為小祀凡太常典禮樂少府共服器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醢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香幣大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為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事之職事傑延集諸司所職為旁通圖一

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名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正下蘊崇之也推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于人也 袖以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極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循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 皇帝會法

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出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著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若之懿德來世之小俾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示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里恐不得不懼也

茶經序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二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田平氏書繁雜意其舊

此紙當在十一卷金在鏡賦下

亂請就于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治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鏐金之義得乎為政之謀君諭治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為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美天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國器

德車結旌賦

車結旌者昭德之美

宋

庠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偃革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奉
駕陳儀采物雖資於備設鳴鸞示禮旂旒匪俟於垂舒
順考前經鋪聞往詭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結雍
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鉅垂旛而就列蓋由
抑乃盛飾昭夫今名雖冠口品於輿服茂揚威於旆旌肅
軫無譁方斂藏於旂厲馳輪有度靡赫奕於綵纓且夫
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名德則崇化於邦本旌結其
表則示人於天下意自象口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
乎卷而懷之國象制容益昭乎素為貴者是知車之用
兮充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
信軍容而外銷組纓啓行四邦旌之子子錯衡遵路殊
風旆之搖搖若然則動有禮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

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
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日昃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
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
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
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以心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以為之本使學者操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
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
友必稱鄉黨必舉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
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並食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
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而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
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若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
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以講講無益不幾乎侮聖
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集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蟋蟀鳴
 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不
 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
 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
 聞廟堂之識惟幄之謀獨耳而
 所以然者嘗欲輸肝瞻效情未
 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何
 遂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佑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以
 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
 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下
 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俾
 應轍不運三十輻各以其
 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
 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
 遠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
 乃可底作任臣二篇眾賢
 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
 篇烏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
 宜見闕略作人材揚墨塞
 路孟氏所攘申商岨興莫或
 汝過作法律二篇得與失
 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
 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
 者所以礪世磨鈍斜條品目
 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
 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
 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
 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
 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
 倉卒如數一二其有道之士
 不能作將帥以寡覆眾來

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
 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
 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
 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續
 聚於本朝效人之所不利巧為
 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
 篇烏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
 宜見闕略作人材揚墨塞
 路孟氏所攘申商岨興莫或
 汝過作法律二篇得與失
 為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
 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
 者所以礪世磨鈍斜條品目
 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
 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
 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
 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
 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
 倉卒如數一二其有道之士
 不能作將帥以寡覆眾來

如風雨夫如絕絃作奇兵美之口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一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四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翼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劫武逾八十年天誅不造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摛公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

會稽其澤數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唐初亦為邗州其為揚州自隋文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

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高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與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集瑞圖序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

則又為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類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嗚呼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括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竒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揚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未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未雖
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未
又獲見表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兄再遇于
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
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
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
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
請以端叔佐莫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
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未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
端叔不足惟庚午未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情情端
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訖竟
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
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

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此求余言爲贈行余
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
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
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
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
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
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比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
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
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
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
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此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
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何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
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

在中國必在夷秋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驚于中國 祖宗其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若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若將也謂余曰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䟽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

苦無聊之心且朝拜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軍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乎矣

宋文鑑卷第九十二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捕魚圖序

離騷新序

送田承君序

孫莘老易傳序

論語解序

趙氏金石錄序

泰山秦篆譜序

新校楚辭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

張耒

晁補之

晁補之

鄒浩

游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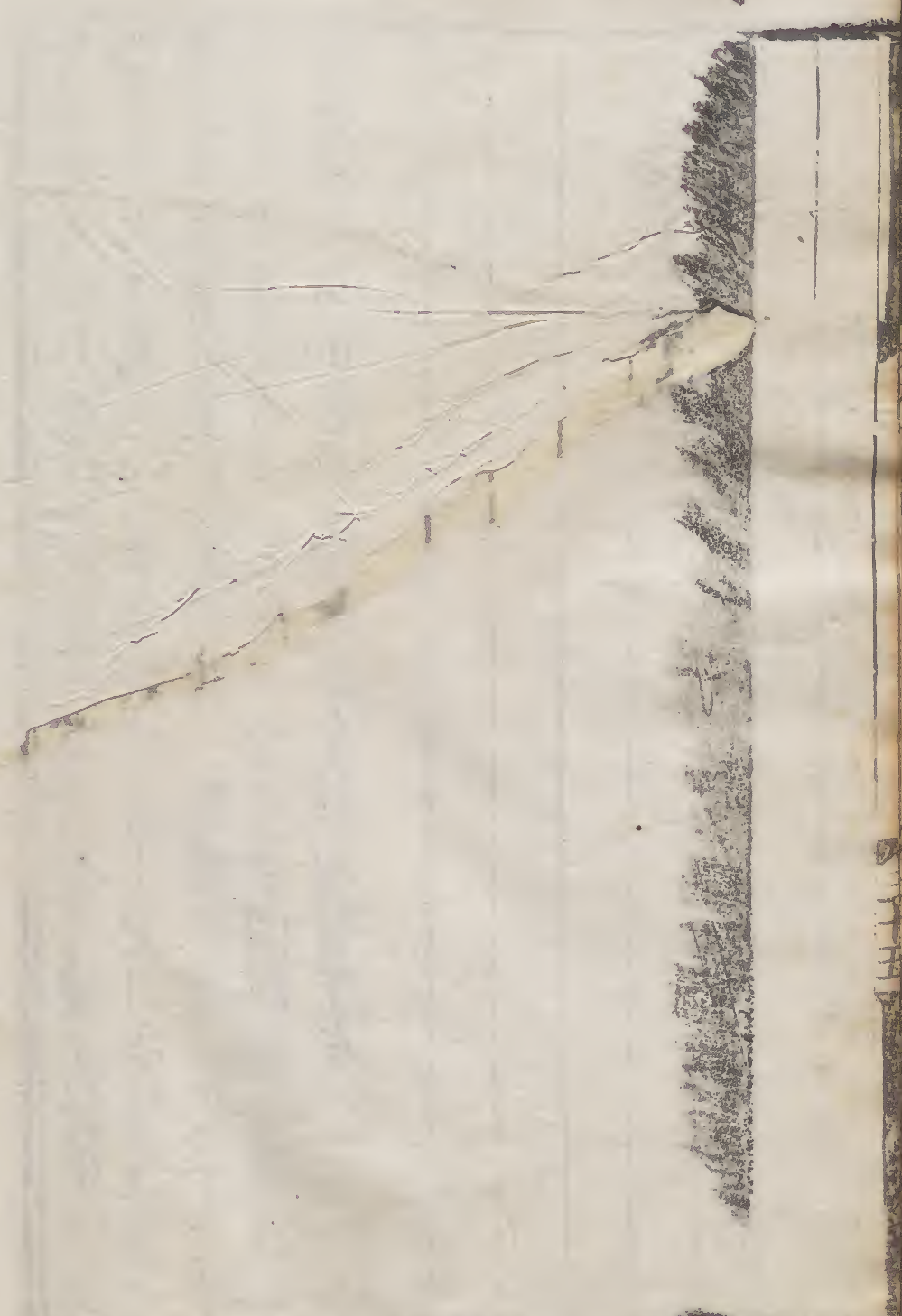
謝良佐

劉跋

劉跋

黃伯思

張耒



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且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累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楠梓輪輿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後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

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

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墮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蒹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時有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而下右篙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由八方畧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

巾而依蘧蔭坐沉大網旁筍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俯下單者三人皆笠力舟載大網竹且漁兩兒兩蓋依蘧蔭坐有巾而顛出網中得者艇操揖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顛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盂者一人推葦間童子倦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日相望不過五六里蒼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太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

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
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
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
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穎川晁補之序

離騷新序

晁

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
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
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
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是
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
詩之所差歎極傷於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
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
宿而後出畫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
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
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
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
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
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
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
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
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遠黎庶小雅譏
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之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
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比亦詩之風

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離騷變而為賦譬註有沈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送田承君序

柳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夫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輒逗適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禁不敢出一語為社稷計况分職其部中者乎其脇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勅敵壓之以山丘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乎其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縮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鄰封固有唾之者矣未

幾噓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出言其口也
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
皆承君作尉時孰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為僕劇談恨
不與為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
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
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沉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
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
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携幼往返
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
豹史起相望無愧忤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
僕知其為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啓
戶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且陰自喜
曰吾苗裔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 酢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
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三極
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
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
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
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
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犧象之而八卦成文
至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犧至
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
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
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
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

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華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已亦以是立朝或准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為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折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

近而拍遠近一本蓋其辭辭有盡拍無窮有盡者可以以無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佗昔一作日識其面今日見識一作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為一作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為淺近而忽勿以為太高而驚勿以為簡我而愈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功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亶亶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

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佑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布矣余昔者供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人也彼其道高深渾博不可涯矣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如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語人

者讀之謂巧言令色營于病仁未能素貧賤而耻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以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止仕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

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拍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爲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曠聖

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闕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錄序

劉跋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敝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計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騰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輕清梳事遷則道離失實後學欲覘其鑄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離校之士抱槧懷鉢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

經典同異未有所裨非若醫方能致壽天爵景亟稱之
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讎書邢
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
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依身
與事接不容偽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貴來世
惟恐不速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
恨不廣爾豈專以為玩哉今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
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
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
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銀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
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
易耳今德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
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

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音

泰山秦篆譜序

劉跋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令世
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
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呂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
山摸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
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
奉高親到碑下繞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
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嘗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
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
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鑿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
稍平處人常所揭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
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

試令摸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摸之然終意
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檀推從事校之他
本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一行行十
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而三行
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
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
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
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
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馮工匠所說無足
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
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
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
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

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迹
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
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輒遠黎史作親
巡遠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陸
作重體作禮昂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
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衛宏曰
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
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
大因不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去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
甚詭之王褒傳去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者九
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

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為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擒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卷諱蹇紛佷際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蕝蘋蘩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躡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席舛午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范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朱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尚監博士揚

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鄭本讎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為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叙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編于王序右芳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驗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為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又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望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為一卷

附十通之末而日以翼騷去至於屈原行之忠猶文之
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宋文鑑卷第九十二

宋文鑑卷第九十三

論

君臣論

持權論

師臣論

勸農論

斷論

原古

原祭

厚孝

君臣論

徐

徐

徐

高

田

賈

鄭

陳

徐

鉉

鉉

鉉

錫

錫

同

衰

堯

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
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

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
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
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執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
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
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况於禮致之
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况
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踈遠之地
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
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况不禮之哉故
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况常人
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史
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
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厲

流于莒魯豈本吳項羽者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
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
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周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
於布衣况朝廷之臣乎天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
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
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况羣臣乎此洽
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踈公卿而親近習憚君
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踈而憚之也以為
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
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
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

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辛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慙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無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三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

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已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已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及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万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心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不略冠世功

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
若是。故憎疾勝已。誅鋤尚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
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
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
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
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口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
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
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
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驥。口珎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權
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國之興。舉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
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則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
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奸
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奸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

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而假手於人
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弃下義而事朋黨。背公
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
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
以為亂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祖時。在民間聞而歎
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
夫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
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
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
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
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僂俛。以至
政隨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
虛言哉。

師臣論

徐

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知臣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不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襄世之一君闇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己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侔三代享祿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

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祿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玄德不辦此必為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之主猶有斯論况常人哉夫為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眾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

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
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墜子可為卿相何必
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之不明久乎明達君子可無思
乎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
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
農之病者由乎墮於制度也制度墮則下得以僭上是
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
四者借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
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
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
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

不知其恩而背之矣夫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
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
出者穀帛夫以蠶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
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
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
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連矣賦歛玄取焉農
乃完其通以供賦歛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
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
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
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即如雕
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
飾一尺之紕比帛之價有幾也既金玉綺紕與穀帛之
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

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
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
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衆之利
溥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
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
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
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
則竒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
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煩歲舉古典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
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
忿小耻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愎而趣敗也

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九情偽已審而猶
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上八難惶惑於臨機
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
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若謀熟而後斷則
致大亂墮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若謀熟而後斷則
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
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
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為
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
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
一旦武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旌旗武王震恐以
為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為必克是
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

英斷長戟巨鏃銷為金狄聖謀國典焚
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
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
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
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
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
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
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已足斷於為大節
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
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為漢
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
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渭
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

煨燼將以弱
斷自謂超三
非斷於強暴
日斷於為仁
凡之禪讓伯
公誅之大
死是斷於
士用樂生
藉勇傑
無斷於
推心也
心宗單騎
不以為輕

敵上曰國家初定若是之弱即生戎心所謂智畧周通
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擊之竊發責敵之
罪頗類太宗然為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
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以袂而起孟明
焚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必斷哉夫智與
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
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
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
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韓信不斷於為忠而
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
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
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
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

乎亦猶孝景始用是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
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
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
惑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
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
非其死所也晉宣得中國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
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原古

賈

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古尹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然則嗚呼師之執也曰十口猶今也人之所
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
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山而窺千世則何
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

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
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
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
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
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
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
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
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
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
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
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
經者起於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
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

知則何為不先為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原祭

鄭 褒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曲但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

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為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内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為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難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事非為已也有天下然後祭太不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

爲已如可求之彼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
卒有獲乎彼爲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士之說神
猶不饗况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臨哉其傳
萌折於秦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迄今百千歲根深蒂
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爲之而不思今聞有
正其說必以爲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
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柰何

原孝

陳堯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
不由而立也嗚呼爲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
性有能否君子小人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
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
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清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

居進退罔拂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于愛敬之道
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墮也
世之愚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爲也越禮以加敬輕
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瘳焉乃折肱
斷股密寘于味苟親之壽幸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
神其事以爲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之于天子官給
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于後旌之于門閭率土之民向
之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
以之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濶鑽穴
而迫殞乎命且親之憂必以疾也其疾而自刑是致其
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之際尚或存也苟居疾以
剥膚田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義者也禽之相食
尚曰無有安在爲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感

者多矣猶是若未知覲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道在乎諭之而已既諭之且制之俾為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宋文鑑卷第九十三

臣等謹將
所請

